

大约两个月前,表嫂突然向法院递了诉状,要求终止与表哥的婚姻关系。表哥稀里糊涂地就成了被告,一时间惊慌失措,到处求助。在我们眼里,刚满四十岁的表哥是个挺不错的男人。他在一家大型企业做销售,月收入五千多块,还有丰厚的福利。在我们这个小地方,应该算高收入了。而表嫂,多年前就没了工作,只能三心二意地打点零工。这样的家庭组合,表嫂应该对表哥是很依赖的。可是让我们倍感诧异,表嫂居然提出了离婚。

法院立案后,我曾经给表嫂打过电话。我问她:“侄儿都上初一了,你为什么急着和表哥离婚呢?”表嫂先是一阵沉默,最后哽咽着说:“我跟你表哥在一起生活,简直就是一种痛苦。我们之间没有感觉,而幸福是需要感觉的。其实你侄儿两岁时,我就想离婚了,忍了这么多年,实在不想忍了。”我无语,幸福是种感觉,我认同表嫂的看法。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,甚至连彼此吵架的兴趣都没有了,那么维持这样的婚姻又有什么用呢?对双方来说,这的确是一种痛苦。

表嫂是城镇户口,当年因为百分之之差,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,自诩为怀才不遇。而表哥连小学也没有毕业,

城市空间

幸福是种感觉

彭忠富



他的工作,全靠当年国有企业的顶班政策;姨父提前退休,而表哥接替了他的工作。如果全靠自己交臂,自诩为怀才不遇。而表哥连小学也没有毕业,

哥一直钟情于养鸽子、钓鱼、打麻将和喝酒,乐此不疲。人有点兴趣是好事,可是表哥不明白,除了打麻将,表嫂对他的另外三种兴趣都很反感。试想两

个没有共同兴趣的人,怎么能维持一段比较长久的婚姻呢?

为了孩子的成长,表嫂熬到了现在。可是对于侄儿的学习,表哥是一点办法也没有,辅导孩子功课全是表嫂一手操办的。有一次,表哥带着侄儿去鱼塘钓鱼。表哥在那里专心地钓鱼,而侄儿就在鱼塘边玩耍。侄儿一不小心就掉进了一米多深的鱼塘里,在水里不断地挣扎。多亏了那些钓友的帮忙,侄儿才捡到一条小命。等侄儿湿漉漉地站到表哥面前时,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,他才惊奇地发现,刚才自己儿子掉进了鱼塘。从那以后,侄儿再也不敢跟着表哥出去玩了,父子俩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。

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,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幸福是一种感觉,温馨的、浪漫的、朴实的、甜蜜的,不一而足。如果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感觉,那么你就得赶紧找下原因了,因为你们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。女人是座学校,男人在里面汲取养分茁壮成长;而男人是本书籍,女人在字里行间圈圈点点留下纤纤足迹。如果你男女之间都能彼此宽容迁就,让你的生活永远充满激情和阳光,何愁你们之间没有幸福的感觉呢?

世相百态

我和十字绣

申朝虹

母亲年轻时唱过戏,虽不能说大红大紫,但也小有名气,是剧团里的台柱子。后来剧团效益不好而解散,母亲转行当了音乐老师,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,直到退休。在后来的教学生涯里,母亲仍然喜欢唱戏,但却鲜有上台表演的机会。母亲把对唱戏的热情都转移到培养人才上面,经她发现并培养成才的学生就有十几位,有一名现在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歌星。

母亲是不失时尚并且热爱生活的。上世纪80年代,录音机刚刚出来,她就自己积攒了几个月的工资,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。在应用于教学之余,母亲喜欢一个人偷偷地唱一些拿手的段子,然后录下来,那些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几十盒磁带,足以见证母亲对于戏曲艺术的喜爱。退休以后,母亲认识了几个爱好戏曲的朋友,大家组成了一个老年表演队,每逢周末,就会在广场上进行演出,给别人带来欢娱的同时,也给自己带来无穷的乐趣和身体的健康。

万家灯火

给母亲拍

MTV

谢汝平

虽然母亲从来没有说过,但我们知道她有一个遗憾,那就是从来没有上过电视演出过。每当她看到电视上面的戏曲演出时,总是目不转睛,流露出羡慕的神情。特别是上次省里的一台晚会上,有一个老生在唱一曲名段,母亲告诉我们,这个人原来跟她是同一个剧团,并且两人搭档演出过许多场,没想到我们现在还能上电视晚会。听了母亲的话,我们心里一动,虽然没有办法让她去电视台演出,但如果给母亲拍个戏曲MTV,母亲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

母亲生日到来之前,我给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,母亲显得既兴奋又紧张,光挑选曲目就准备了好几天。拍摄的时候,我邀了一位电视台摄影的朋友帮忙,场景选择的是古黄河边一片油菜花地,当时菜花黄灿灿的一片非常耀眼,岸边的杨柳也正舒展柔嫩,加上远处不时有水鸟飞过,灵动鲜活。我让母亲穿上戏服,母亲拒绝了,她穿上自己比较中意的一件唐装,这样既显得庄重而又时尚。母亲说,戏如人生,就应该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,这样才能每天都快乐。母亲还把老年表演队的朋友请来,大家一起参与,共同演唱。后期录音在一个朋友的录音棚里完成的,音效非常不错,显得很专业。

MTV拍得很成功,母亲生日那天,当我把剪辑成好看的光碟送给母亲看的时候,母亲眼里噙着泪花,她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

花季雨季

岳柔与老公结婚五年了,婚后她相夫教子、洗衣做饭、料理家务、孝敬双方父母,可谓事事周到。日子久了,疲于奔命的岳柔,常蓬头垢面、灰头土脸。却把丈夫和孩子伺候到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、四肢不勤的状态。她不让丈夫买菜,是担心他被宰。不让丈夫炒菜煮饭,是担心饭菜不可口。嫌丈夫粗心,不放心他照看孩子。偶尔有朋友邀请逛街吃饭,岳柔大多回绝,理由是家里离不开她。

岳柔认为,既然为家庭付出这么多,自己在家庭、丈夫心中的地位,定是牢不可破的。因而无需计较,丈夫在生活与情爱方面的回馈,反正过日子就是油盐酱醋。日子一天天平缓地流过去,丈夫已习惯了岳柔不期回报的给予。渐渐把岳柔的付出,当成了理所当然,自己样样坐享其成。直到某次岳柔大病住院,面对无法自理的岳柔,身为丈夫竟不知该如何侍候病中的老婆,全赖护理工的照料,岳柔才渡过难关。

病后岳柔幡然醒悟,丈夫被自己平日所作所为惯坏了。她把丈夫完成只知道,不知付出的人。对自己无私的奉献,丈夫已习惯成自然,丝毫

他的工作,全靠当年国有企业的顶班政策;姨父提前退休,而表哥接替了他的工作。如果全靠自己交臂,自诩为怀才不遇。而表哥连小学也没有毕业,

哥一直钟情于养鸽子、钓鱼、打麻将和喝酒,乐此不疲。人有点兴趣是好事,可是表哥不明白,除了打麻将,表嫂对他的另外三种兴趣都很反感。试想两

大考验的意志了,老公不乐意了,主要是我太迷了,耽误了家务。他再也不认为能绣花的女人是淑女了,他说绣花这活,技术含量太低,跟纳鞋底一样,都是乡下女人干的手活。一样都是绣花,老婆和别人绣,差别怎么就这样大呢?

不过,以后我也不打算再绣十字绣了,主要觉得太耽误时间了,孩子还小,本来上班,一出去就是一天,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少,晚上再绣花,那跟孩子就没有交流的时间了。现在能想明白为什么古时的小姐喜欢绣花了,有丫鬟伺候,不用干什么家务,家教严格的,连闲书都不能看,又不像现在,有很多社交活动,不结婚,自然也没有孩子,深闺寂寞,也只有以此打发时间了。不过,有时真挺喜欢绣花的感觉,一针一线,密密麻麻的,可以一面绣着,一面想很多事情,而时间,也好像这样针线一样,没有尽头,很奢侈的感觉。

以后呢,当然是一发不可收拾,我又绣了两幅风景画,准备裱起来挂在客厅里。其中有一幅是小格的,绣过十字绣的人都知道,小格的十字绣最难绣了,有时绣一晚上,才绣拇指大的一块,真是

人在途中



日常生活中,人们越来越注重环保,倡导低碳生活,比如说夏季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一度,用节能灯,办公多用电子邮件少用打印机和传真机,多乘公交车出行。这些都是环保的小小举措,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。年轻人更加时尚,连婚礼都倡导“低碳”了。

昨日,岳父大人叫我和老婆过去吃饭,说小姨子回来了,要结婚,让我们过去商量商量婚礼事宜。饭桌上,老丈人提出意见,要男方拿5万元彩礼过来,婚礼嘛,一定要办得风光,好酒好菜是一定要准备的。小姨子不好意思地说:“爸爸,现在都流行‘低碳婚

礼’了,做什么事都要讲环保,事情办简单些好。”我听了暗暗发笑,这小姨子,怎么还没嫁过去就为婆家说话,呵呵,低碳婚礼,不就是为自己婆家省钱吗?

岳父迟疑了一会,睁大眼睛问:“小任,你是读书人,她刚才说什么,我怎么不明白。”我猜中了小姨子的心思,可又不好明说,便回答道:“爸爸,小姨说咱们家是有点地位的,做什么事都要赶上时髦,都要走在别人前头。现在城里都流行‘低碳婚礼’,很多有钱人结婚都不租豪华轿车,也不请婚庆公司,给小朋友们准备的红色,里面也不放钱,放彩

票,请亲友吃饭也是很简单的。这就叫时尚,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讲就是‘有派头。’岳父纳闷地问:“那能这样简单呢?那不是花不了几个钱?”我回答道:“是啊,爸爸,现在并不是说有钱就能把事办得体面,有些事花了钱别人也说俗啊。小姨现在赶时髦,按城里规矩,办一场婚礼也就花个万把块钱,又经济又体面,怎么不好呢?”岳父似乎还是半信半疑,不过,经我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吹嘘,最终同意了小姨子的方案。

回到家以后,老婆把我往沙发上一推,大声问道:“老实交代,你今天动什么歪心思,怎么骗我爸爸啊?谁都知道,小姨说什么‘低碳婚礼’就是想为婆家省钱,这可不是咱家丢面子的事啊,你怎么帮外人说话呢?”我笑了笑:“呵呵,照你爸爸那样办婚礼,起码要花个六七万。要送礼的话,我们起码要送五千。现在好了,照你妹妹的搞法,我送上五百就顶天了,呵呵。”

“低碳”结婚

任我求

票,请亲友吃饭也是很简单的。这就叫时尚,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讲就是‘有派头。’岳父纳闷地问:“那能这样简单呢?那不是花不了几个钱?”我回答道:“是啊,爸爸,现在并不是说有钱就能把事办得体面,有些事花了钱别人也说俗啊。小姨现在赶时髦,按城里规矩,办一场婚礼也就花个万把块钱,又经济又体面,怎么不好呢?”岳父似乎还是半信半疑,不过,经我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吹嘘,最终同意了小姨子的方案。

回到家以后,老婆把我往沙发上一推,大声问道:“老实交代,你今天动什么歪心思,怎么骗我爸爸啊?谁都知道,小姨说什么‘低碳婚礼’就是想为婆家省钱,这可不是咱家丢面子的事啊,你怎么帮外人说话呢?”我笑了笑:“呵呵,照你爸爸那样办婚礼,起码要花个六七万。要送礼的话,我们起码要送五千。现在好了,照你妹妹的搞法,我送上五百就顶天了,呵呵。”

岳父迟疑了一会,睁大眼睛问:“小任,你是读书人,她刚才说什么,我怎么不明白。”我猜中了小姨子的心思,可又不好明说,便回答道:“爸爸,小姨说咱们家是有点地位的,做什么事都要赶上时髦,都要走在别人前头。现在城里都流行‘低碳婚礼’,很多有钱人结婚都不租豪华轿车,也不请婚庆公司,给小朋友们准备的红色,里面也不放钱,放彩

票,请亲友吃饭也是很简单的。这就叫时尚,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讲就是‘有派头。’岳父纳闷地问:“那能这样简单呢?那不是花不了几个钱?”我回答道:“是啊,爸爸,现在并不是说有钱就能把事办得体面,有些事花了钱别人也说俗啊。小姨现在赶时髦,按城里规矩,办一场婚礼也就花个万把块钱,又经济又体面,怎么不好呢?”岳父似乎还是半信半疑,不过,经我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吹嘘,最终同意了小姨子的方案。

回到家以后,老婆把我往沙发上一推,大声问道:“老实交代,你今天动什么歪心思,怎么骗我爸爸啊?谁都知道,小姨说什么‘低碳婚礼’就是想为婆家省钱,这可不是咱家丢面子的事啊,你怎么帮外人说话呢?”我笑了笑:“呵呵,照你爸爸那样办婚礼,起码要花个六七万。要送礼的话,我们起码要送五千。现在好了,照你妹妹的搞法,我送上五百就顶天了,呵呵。”

岳父迟疑了一会,睁大眼睛问:“小任,你是读书人,她刚才说什么,我怎么不明白。”我猜中了小姨子的心思,可又不好明说,便回答道:“爸爸,小姨说咱们家是有点地位的,做什么事都要赶上时髦,都要走在别人前头。现在城里都流行‘低碳婚礼’,很多有钱人结婚都不租豪华轿车,也不请婚庆公司,给小朋友们准备的红色,里面也不放钱,放彩

票,请亲友吃饭也是很简单的。这就叫时尚,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讲就是‘有派头。’岳父纳闷地问:“那能这样简单呢?那不是花不了几个钱?”我回答道:“是啊,爸爸,现在并不是说有钱就能把事办得体面,有些事花了钱别人也说俗啊。小姨现在赶时髦,按城里规矩,办一场婚礼也就花个万把块钱,又经济又体面,怎么不好呢?”岳父似乎还是半信半疑,不过,经我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吹嘘,最终同意了小姨子的方案。

回到家以后,老婆把我往沙发上一推,大声问道:“老实交代,你今天动什么歪心思,怎么骗我爸爸啊?谁都知道,小姨说什么‘低碳婚礼’就是想为婆家省钱,这可不是咱家丢面子的事啊,你怎么帮外人说话呢?”我笑了笑:“呵呵,照你爸爸那样办婚礼,起码要花个六七万。要送礼的话,我们起码要送五千。现在好了,照你妹妹的搞法,我送上五百就顶天了,呵呵。”

岳父迟疑了一会,睁大眼睛问:“小任,你是读书人,她刚才说什么,我怎么不明白。”我猜中了小姨子的心思,可又不好明说,便回答道:“爸爸,小姨说咱们家是有点地位的,做什么事都要赶上时髦,都要走在别人前头。现在城里都流行‘低碳婚礼’,很多有钱人结婚都不租豪华轿车,也不请婚庆公司,给小朋友们准备的红色,里面也不放钱,放彩

本版插图 涛涛

“童佳倩,你想想,我,我为什么要骗你?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我可是希望家和万事兴。”“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别的不说,就说我之前不是警告过你了,离她远点,离她远点,可你倒好,非但距离没拉远,还把我当拳脚了。”刘易阳终于坐直了,憋了个脸红脖子粗也没说出话来。

“明天你就把钱给我要回来。”我下了床,指着刘易阳的鼻子:“要不回来,你也别给我回来了。”“童佳倩,你讲不讲理?”“今天我就不讲了。凭什么她孙小烧用我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逍遥快活?”

“什么逍遥快活?我不是说了吗,她妈住院了。”刘易阳脑门儿上的青筋都出来了。为了孙小烧,他竟敢跟我爆粗口了。“她妈又不是你妈,你在这儿充什么孝子啊?”终于,与我一墙之隔的刘易阳醒了,她噙着泪,哭得有心无力。你“你怎么这么自私啊童佳倩?你这一天哭了多少回了?你怎么就不能让她好好睡一觉?”刘易阳下了床,疾步走向刘易阳的

“童佳倩,你想想,我,我为什么要骗你?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我可是希望家和万事兴。”“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别的不说,就说我之前不是警告过你了,离她远点,离她远点,可你倒好,非但距离没拉远,还把我当拳脚了。”刘易阳终于坐直了,憋了个脸红脖子粗也没说出话来。

“明天你就把钱给我要回来。”我下了床,指着刘易阳的鼻子:“要不回来,你也别给我回来了。”“童佳倩,你讲不讲理?”“今天我就不讲了。凭什么她孙小烧用我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逍遥快活?”

“什么逍遥快活?我不是说了吗,她妈住院了。”刘易阳脑门儿上的青筋都出来了。为了孙小烧,他竟敢跟我爆粗口了。“她妈又不是你妈,你在这儿充什么孝子啊?”终于,与我一墙之隔的刘易阳醒了,她噙着泪,哭得有心无力。你“你怎么这么自私啊童佳倩?你这一天哭了多少回了?你怎么就不能让她好好睡一觉?”刘易阳下了床,疾步走向刘易阳的

“童佳倩,你想想,我,我为什么要骗你?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我可是希望家和万事兴。”“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别的不说,就说我之前不是警告过你了,离她远点,离她远点,可你倒好,非但距离没拉远,还把我当拳脚了。”刘易阳终于坐直了,憋了个脸红脖子粗也没说出话来。

“明天你就把钱给我要回来。”我下了床,指着刘易阳的鼻子:“要不回来,你也别给我回来了。”“童佳倩,你讲不讲理?”“今天我就不讲了。凭什么她孙小烧用我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逍遥快活?”

“什么逍遥快活?我不是说了吗,她妈住院了。”刘易阳脑门儿上的青筋都出来了。为了孙小烧,他竟敢跟我爆粗口了。“她妈又不是你妈,你在这儿充什么孝子啊?”终于,与我一墙之隔的刘易阳醒了,她噙着泪,哭得有心无力。你“你怎么这么自私啊童佳倩?你这一天哭了多少回了?你怎么就不能让她好好睡一觉?”刘易阳下了床,疾步走向刘易阳的

连 载

而小娟呢,虽然之前在香港的她跑车摔掉了,干脆利落。我看着她报小报无数次见过我的照片,不过倒也没拿我当个不可接近的人那样对待,她干嘛就干嘛。在她看来,我完全不是荧幕上的英雄豪杰,比较腼腆,而且话也不是很多。

整个晚上,我们聊得非常愉快,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,我心想,嘿,火候够了吧,应该可以拿她的电话了,就很自然地开口说:“嗨,杨小姐,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我吗?”

谁知立马碰了个钉子,小娟眉头一皱,说:“怎么可能是女孩子把电话给男孩子?应该是男孩子把电话给女孩子!”小娟觉得女孩子才是掌握主动,拥有决定权的一方,她觉得可以继续交往,那就继续交往。

她这一抢白,我顿时愣住了。在以前的所有聚会中,不管是中意的还是不中意的女孩子,还没有哪一个像她这样反应的,几乎全都欣喜万分地把电话给了我。小娟也应该很热情很高兴地把电话给我才对我啊,可是她为什么一句话就给我顶了回来呢?

不过,我这个人有个优点,反应很快,很会自我开解。我一想,也对,我这个人,而不先给人家电话,而是问人家要电话?真的有点不太尊重人,也无怪人家让我讨个没趣。想明白了以后,我很坦然一笑,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。

她一看,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,也把号码给了我。聚会结束的时候,朋友们相互商量谁和谁顺路,可以载一程。那天我没开车,本来说好有几个朋友要送我的,不过那时候我鬼使神差说:“我住山门,谁顺路送我啊?”

小娟听见了,很惊讶地说:“噢,我也住山门,你住哪条街?”“我住梅道。”我突然有点开心,难道我们真的有缘分? “啊,我也住梅道!”她惊讶地说。我忍不住想笑,说:“我住May Tower。”

“我住嘉富丽!” “怎么这么巧!原来我们的住处只隔了一条街,如果走路的话,两分钟就到了。因此很自然地,小娟负责送我回家。一路上,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,老是不停地找话题跟她聊天,逗她开心,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光。但是那条平时挺长的路怎么突然变短了,时间过得真快呀,一会儿就到了家了。小娟挥了挥手,“呼——”地开着

“啊,哦,易阳也是这么想的,所以早走了。” 小娟一见奶奶就唧唧呀呀说个不停,就跟我聊起重逢的。婆婆眉开眼笑:“小宝贝,小宝贝,奶奶想你得一整夜都没合眼啊。”然后,婆婆又跟我说:“累了吧?我真怕你们没带过小宝贝,带不来。”

“不累,小娟乖了,吃了睡,睡醒了玩儿,笑呵呵的,噢,一切正常。”我要面子,说什么也不会将小娟“受罪”的经历报告给我婆婆。这会儿,我真庆幸小娟还不说话,不会告状。

顾元要在上海设办事处了,特蕾西拿着文件来问我:“你有没有兴趣过去?” “我在下班的路上,就编好了对我婆婆的辞掉:刘易阳今天就要加班,说不定得半夜才能回来。因为我笃定了,我已回来了和刘易阳的什么孝子啊?”

又一场冷战,而且这次,冷得都快结冰了。我不认为,他今天晚上会回家来。 婆婆把我和刘易阳的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,一尘不染。我就奇怪了,怎么原来我住在刘家时,家务劳动是由我一手包的,可等我和刘易阳搬到这所谓的自己的家了,我婆婆却来给我们做家事了。我们真是助人乐为乐的

好公民? “阳阳几点到家?”果不其然,我婆婆在三句话之内就问出了这个问题。 “他加班,说不准几点完事儿。”我答得流利。

“那,那要不,?”婆婆的两只手不知道搁哪儿好,于是在摸摸裤子摸摸衣服后摸了一块儿:“我先回去了。” 婆婆的这番举动我理解了。当初,我每每给小娟喂完奶,杵在我公婆的房间里,我也不知道该把手搁哪儿,那不是我的地盘,就像今天,婆婆站在这不属于她的地盘上,而我既没给她端茶倒水,又没跟她滔滔不绝,她也就只好告辞了。

“哦,好。”我没挽留婆婆,只是因为我实在无心下厨,如果只有我一个人,那我大可以下碗面条果腹,二则是因为刘家那另两位大家长,八成在等着我婆婆回去下厨。要是让他们以为我这个大厨在跑了之后,又把婆婆这大厨扣了下来,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

“我怕一会儿堵车,所以就早出来了。”我蓬头垢面,一脸倦容; 小娟的跑车摔掉了,干脆利落。我看着她报小报无数次见过我的照片,不过倒也没拿我当个不可接近的人那样对待,她干嘛就干嘛。在她看来,我完全不是荧幕上的英雄豪杰,比较腼腆,而且话也不是很多。

整个晚上,我们聊得非常愉快,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,我心想,嘿,火候够了吧,应该可以拿她的电话了,就很自然地开口说:“嗨,杨小姐,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我吗?”

谁知立马碰了个钉子,小娟眉头一皱,说:“怎么可能是女孩子把电话给男孩子?应该是男孩子把电话给女孩子!”小娟觉得女孩子才是掌握主动,拥有决定权的一方,她觉得可以继续交往,那就继续交往。

她这一抢白,我顿时愣住了。在以前的所有聚会中,不管是中意的还是不中意的女孩子,还没有哪一个像她这样反应的,几乎全都欣喜万分地把电话给了我。小娟也应该很热情很高兴地把电话给我才对我啊,可是她为什么一句话就给我顶了回来呢?

不过,我这个人有个优点,反应很快,很会自我开解。我一想,也对,我这个人,而不先给人家电话,而是问人家要电话?真的有点不太尊重人,也无怪人家让我讨个没趣。想明白了以后,我很坦然一笑,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。

她一看,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,也把号码给了我。聚会结束的时候,朋友们相互商量谁和谁顺路,可以载一程。那天我没开车,本来说好有几个朋友要送我的,不过那时候我鬼使神差说:“我住山门,谁顺路送我啊?”

小娟听见了,很惊讶地说:“噢,我也住山门,你住哪条街?”“我住梅道。”我突然有点开心,难道我们真的有缘分? “啊,我也住梅道!”她惊讶地说。我忍不住想笑,说:“我住May Tower。”

“我住嘉富丽!” “怎么这么巧!原来我们的住处只隔了一条街,如果走路的话,两分钟就到了。因此很自然地,小娟负责送我回家。一路上,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,老是不停地找话题跟她聊天,逗她开心,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光。但是那条平时挺长的路怎么突然变短了,时间过得真快呀,一会儿就到了家了。小娟挥了挥手,“呼——”地开着

地上跑的,河里游的,我平时能想到的全聊上了,很多平时想都想不到的也聊上了,而且我自认为还聊得妙趣横生,语言也很得体。 我偷偷地笑自己,吕良伟呀吕良伟,你到底是怎么了?你已经不是年少轻狂的时候了,感情路上已经栽过两回跟头了,怎么还这么冲动呢?

小娟听见了,很惊讶地说:“噢,我也住山门,你住哪条街?” “我住梅道。”我突然有点开心,难道我们真的有缘分? “啊,我也住梅道!”她惊讶地说。我忍不住想笑,说:“我住May Tower。”

“我住嘉富丽!” “怎么这么巧!原来我们的住处只隔了一条街,如果走路的话,两分钟就到了。因此很自然地,小娟负责送我回家。一路上,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,老是不停地找话题跟她聊天,逗她开心,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光。但是那条平时挺长的路怎么突然变短了,时间过得真快呀,一会儿就到了家了。小娟挥了挥手,“呼——”地开着